

編後語

《古今論衡》第十八期，是有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八十周年的特刊。這個研究所成立八十年，曾經待過廣州柏園、北京北海靜心齋、南京雞鳴寺路、上海小萬柳堂、桃園楊梅等地，最後定居於台北南港，也超過半世紀之久。

王汎森〈「把吳鉤看了，闌干拍遍」〉一文重訪史語所的舊跡——李莊、龍頭村等兩地。史語所在李莊的張家大院，其實並不在鎮上，而是在栗峰的板栗坳，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。據說，傅斯年先生體形胖重，出入張家大院上下當地的石梯，都必須使用滑杆。作者指出「李莊這個時期，無論是戰前還是到台灣以後，都是無可比擬的。待和李莊若不讀書的話，簡直不知道要做什麼。」史語所在昆明郊外的龍頭村，也待了近兩年之久。這裡還保留了馮友蘭、李方桂等兩位先生的舊居。關於龍頭村，可以參看石璋如調查，石磊編輯，《龍頭一年：抗戰時期昆明北郊的農村》。

王明珂先生也回顧史語所早期前輩有關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歷史，刊布了〈尋訪凌純聲、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〉一文。作者報導他遊歷了雲南的孟定、耿馬、滄源、勐卡、班洪、甘勐、南腊等地，同時也反思了近十餘年來，他在雲南等地從事田野考察及「解構」史語所早期前輩的學術業績。這篇文章指出在近代國族主義的概念下，國家邊界同時也是國族邊界；凌純聲等人的學術研究，應該放在中國國族邊緣再造的脈絡來理解。

這一期也有不少是有關學術史的相關回顧，李宗焜的〈甲骨文的發現與寧文之辨發覆〉，介紹了王懿榮與陳介祺往來的書信。王懿榮被稱為甲骨文之父，事實上他沒有對甲骨文做過任何的研究，唯一的貢獻是認出甲骨上的符號，其實是殷商文字。王懿榮之所以可以發現甲骨文字，主要是他在

金石學和經學的造詣。作者同時考證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陳介祺給王懿榮的信，應該是偽作。在王懿榮與陳介祺的通信中，也可以反映當時的學界，甚至政局的一些狀況。王懿榮的信中，描述當時的官場說：「無能是近人小病；褊涉護短是近人大病。中進士後，自以為遂無所不通；戴紅頂後，自居識見已老，是京朝士人之通病也。」把王氏信中的「近人」，改成「今人」大概也是說得通的吧。

本期特別推薦黃應貴先生的〈世變中人類學研究的反思：個人的經驗〉，作者反思個人求學的生命歷程，包括他為何要選擇人類學？黃先生夾敘夾議，對不同時代的學術思潮及經濟政治變化，及他個人在這些影響他生命的大小事件的種種，娓娓道來。他說他本來是台大歷史系，結果入學以後對這個系相當的失望，有一次有一個同班同學，拿給他一篇關於中國第一條電線的論文給他看，這篇文章主要是證明哪一條是「第一條電線」，他細讀之後對歷史學徹底的絕望。其實有關歷史學這種「拾骨之學」的考證學風，到現在還是相當濃厚的。